



■芬芳四溢玉蘭花。

香生別院——玉蘭花

賣花的老伯，踟躕在市集之間，廁身滾滾紅塵，
像來自深山的幽蘭，卑微而高貴，
有時不免令人遐想他就是玉蘭樹的化身。

春 到人間，暖暖的风拂過田園，冬蟄的樹木逐漸甦醒過來，玉蘭花的樹梢也冒出了新芽。這時節，您我正期待春暖花開的新象，農人們多半已在忙著春耕，而莊尾的老伯則嚴陣以待



■摘花得看時機，含苞最佳。

即將來臨的，長達八個月的玉蘭花季。

老伯的玉蘭花總共大約有兩百棵，樹齡從五到十年不等，一半長在田裡，原本專屬於水稻的田。為何棄水稻改種玉蘭花？老伯會告訴您一長串的故事，包括五十年來米價的變遷差異和每況愈下，山前山後人家如何在農忙期間換工，如何的勤奮敬業，而一天的工資從僅僅合約三十台斤稻穀的市價，漲到用一天一百斤穀的代價也請不到人的種種無奈。在那產值原本不高的丘陵梯田上，您說還能種稻嗎？雖說政府

也獎勵休耕，每年可以申請兩萬多元的補貼，但在心態上畢竟會有點如領救濟金的不自在，有違其一生自食其力的堅持。

老伯的另一半玉蘭花種在山坡上，那坡地上半世紀來種過柑橘、龍眼、荔枝、枇杷、芭樂、香蕉、生薑和目前早已罕見的蒲桃，老伯說只要是寶島台灣的水果，他幾乎都種過、結過、吃過也賣過，但是除了光復前後的柑橘以外，似乎都沒超過三年的好光景，比如在 2、30 年前種過滿山的番石榴，年年大豐收，這些

收成挑到鎮上，一斤才賣兩角錢，連翻山越嶺的挑運工資都不夠，最後也不免淪入與先前的栽種一致的命運。

回想以種柑橘為主業的年代，真是風光得無以復加，比如在秋收季節裡，經常僱用的人手就多達十餘人，幫忙採收與搬運，一擔擔的收成挑到鎮上，在市集上贏得極柑專家的美名，父子同感榮耀，而一棟矗立在半山腰的三合院華宅，與往後一個接一個誕生的子女，嬉鬧笑語，與蛙鳴鳥叫合奏出田園之春，也為這成功的投資忠實見證。但是，持續將近十年的好景終歸從絢爛轉為平淡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終至在一場黃龍病席捲之後蕩然無存。

廢了橘園，空出的田園任其荒蕪，實在可惜，老伯於是開始一段漫長的轉作嚐試與奮鬥，他試著趕搭流行列車，像左鄰右舍種什麼，他就跟著種，或者索性

以上市水果的價錢當指標，初期還滿以為柑橘時代的風光隨時可能重現，但總天不從人願，皆在短暫的好景之後，緊接著，不是價格滑落，就是病蟲害肆虐，陷於入不敷出，難以為繼的結局，迫不得已再次轉作，如此周而復始，轉瞬間半世紀如過眼雲煙。

老伯不甘心坐擁十甲田園卻闖不出名號，以花甲之年，兒女紛紛自立高飛，毋須再為家計操勞之際，興起種花植樹的念頭，當作是一種怡情養性的寄託：只要田園不被閑置，於願已足，能賺多少錢倒是次要的問題。但是，種什麼樹、什麼花，老伯倒是有幾個原則：一年生的草花不種，因為草花年年要翻耕，勞力密集又麻煩，還容易勾起當年種花生、挖番薯的辛苦記憶；對民生無益的不種，像檳榔就絕不考慮；不討喜的也不種，比如杜鵑美則美矣，子規啼血則太悲情，桃李之花，嬌嬌美麗，卻不合純樸門風。這些考慮其實一點不足為奇，您見過幾戶人家會在家門口種桑樹，而不在意其樹名的諧音呢？

老伯最後決定種玉蘭花，主要是看中它枝葉鮮綠、四時開花與少有蟲害的特點。這種古老的樹種倒也爭氣，兩三年間長得枝繁葉茂，鬱蔽成林，未曾辜負老伯的費心栽培，花苞一簇簇的從枝葉叢中冒出，生命的蓬勃與綿長，在大小花苞的排序中展露無遺。為了方便採花，老伯還用繩索將枝條垂低，意外卻使得花苞結得更密，抬頭望去，恰似老伯斑剝的白髮。

晚春時節，玉蘭花終於紛紛綻放了。每到傍晚時分，老伯提著竹籃下田，趕在花瓣初張開之際採收，太早不行，因為花苞未

熟不會開，也不會香，太晚了花瓣會張開，香味會散失，因此特別要掌握下午五點到八點這段時間。依照老伯的說法，這摘花就好比採茶，要眼明手快，當機立斷。動作熟練以後，一小時可以摘五百朵，大約是兩斤重，不過摘一個鐘頭下來，手和脖子是蠻痠的，而且入夜以後要打燈才看得見，速度也會慢下來，另外還得隨時提防躲藏在綠葉間不易被發現的青竹絲攻擊。摘好的花就用玉蘭的葉子做個口袋盛裝，依花朵大小，每包裝五至八朵不等，再用塑膠袋包好放入冰箱冷藏，待次日上市前取出，鮮度與香味仍得保持，絕無變質之虞。

然而，摘花還不是重頭戲，真正的功夫還是在於如何賣出去，我們常見十字路口有小妹妹或圍著頭巾的婦人，穿梭在車陣中向每一位等紅燈的駕駛人兜售。老伯可不一樣，他可是名符其實的自產自銷，每天摘了花自己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到固定的市場去賣，別的地方一包賣20元，他堅持平價供應，一律只賣10元，愛花的人從沒有嫌貴的，10元幾幾之數，一般人都不會在意，婦人買菜順便買花，變成一種習慣，等第二天花凋萎了，不香了，少不了又要再買一兩包。這是一般零售的常態，偶而也會碰到一兩個「大戶」，一出手就要50包的，您一定很好奇他們買花作何用途，如果您常到廟裡燒香，您就會知道，許多的善男信女喜歡買花供神佛，以示虔誠，玉蘭花潔白清香，遂受青睞。對熟客戶，老伯也願意服務到家，三天兩頭的送花到府，到後來都變成了氣味相投的朋友。

老伯在別人認定是退休之



■玉蘭花樹枝葉茂盛。

年，應該領老農年金坐搖椅享清福的黃金歲月裡，種玉蘭花，賣玉蘭花，自創品牌，獨樹一格，還努力研發如何讓花朵長得更大、更多、產期更延長，其中多少有些埋藏在心的實務經驗。生產玉蘭花，對他而言是一種無形的契約責任，也形同支撐他俯仰天地的重要目的。無花可賣，是對社會的虧欠，然而，您也不必為老伯的辛勤不忍，事實上老伯從種花、賣花所得到的樂趣與滿足，顯然遠超過都會中賦閒在家的老人，藉著種花摘花的田園勞動，體力得以維持，能在市集中賣花，代表著人生仍然存在的價值，不自外於人群，同樣意味著對人生無限的熱愛與寄望。

賣花的老伯，踟躕在市集之間，廝身滾滾紅塵，像來自深山的幽蘭，卑微而高貴，自食其力之外，以傳播芬芳的使者自居，有時不免令人遐想他是玉蘭花的化身。對潔白似雪，清香如蘭的玉蘭花，您是否也情有獨鍾呢？如有可能學那老伯，就在庭院裡種一棵吧！晚春時節它會以滿樹的芳香回報您的知遇。明末文徵明在一首詠玉蘭的詩中留下「影落空階初月冷，香生別院晚風微」的名句，五百年時空變遷之後，能重溫江南才子「香生別院」的田園樂趣，肯定令人羨慕。 ㊦